



兩代兒女

文宗山著

833-
Cv3



創作小說

兩代兒女

支宗山



中華民國卅五年三月再版

兩代兒女 全一冊

定價國幣 元

著 者

作 者

文 宗

山

人

平 襟

亞

者

中 央 書 店

店

所

中 央 書 店

店

上海福州路世界里六號

南京總批發處

中央商場內：中央書店

全國各大書局

均有代理批發

本來，我不敢憑那點能寫幾節簡單文字的「才氣」，來完成這篇十萬字左近的長篇創作。時常用自己還年輕與幼稚等思念來壓制我的創作慾。可是，有時我却很願意做些「冒險」的事情，所以我也認為寫「兩代兒女」是冒險與大胆事情之一。在結束全文的那天晚上，很疲倦的伏在桌上，看看時針已經指在三點，兩疊厚厚的原稿堆在面前，我不禁像小孩子般對着自己的作品來個自滿的微笑；臉上的微笑却引起我心底的苦笑。我可再也沒有勇氣對這篇東西說什麼話了。

我現在還是這樣想：有機會一定把其中幾節重行寫過。並不是說我以後準能比現在寫得好，而我覺得在我多看幾年多讀幾年，多得幾年經驗之後，我的筆下一定又會改變，決不是現在那種沉思與枯澀湧塞在筆尖上了。

感謝許多鼓勵我的友人，慚愧地寫成這樣不痛快的作品，來欺騙你們與自己。

三十一年十二月九日晨間

暮春天氣，早晨剛下過雨，破屋簷上掛着的那塊鏽爛了的鉛皮，被水滴得發出刺耳的聲音。該是十點多鐘光景，陽光已淡淡地斜到那被年月侵蝕的牆壁上，印出斑斑點點的花紋。牆脚下的萋蘿草，給雨水浸潤後透出無限生氣，點綴這久已疲倦了的古老宅子。

破敗粉牆的左面有扇小月洞門，一株高大的臘梅在 時候正茂盛，枝葉把小天井遮得綠沉沉。上首便是一間廂房，花格子窗還是緊緊的關閉着，祇要那扇小門一開，立刻可以傳出一股惡濁的臭味，夾雜些鴉片煙味兒。大太太李氏坐在靠窗那張竹床上梳頭，胖胖的身材便能證明着她是喜歡多嘴的樣子。

臘梅樹上忽然停留了一隻喜鵲，對着了大太太在叫。這也許是吉兆，她笑嘻嘻地站起來，向濃濃的綠葉中找尋喜鵲的所在。

「今晚天氣好，喜鵲叫得那麼高，把我從睡夢中吵醒。」房裏傳出來張伯道的聲音，帶有未睡醒的愜意，或者是沒有抽足大煙而少精神。

「喜鵲也不睜眼，到這倒霉的地方來亂叫，亂報喜信，哼！前世作了孽，……」她把梳子向竹牀上一摔，很清脆地刺到了伯道耳裏。

「她媽的，死不要臉的女人，我張伯道一生倒運就是娶了你這個臭貨。喜鵲叫了幾聲，今天或許轉個運，給你倒霉倒霉地……」他乾咳和吐出了一口濃痰，把話頭暫時打斷。「世界上從來沒有見

到這種女人。」

李氏對丈夫早已失去一切希望，她恨自己沒有一個子女能够替她爭口氣。昨天晚上回來得又那麼遲，幾天來家裏零星東西給他都化盡當光，心裏不痛快，本想把他吵醒，和他結結總賬，現在來得正好，未說先哭地：

「我是死不要臉的女人，是臭貨。你張家門口出了你這位子孫是不是有面子？」她說不下去，眼淚好像預備着的，很快地從眼眶裏湧出，流至頰邊，她也就放聲帶哭帶罵：「不知那輩子作了孽，嫁到這樣的男人……老婆的嘴可以掛在西北風裏，祇要自己的嘴掛在煙槍口上……白飯吃不飽，還要吞黑飯……天沒有眼睛，紅丸白粉燒不死你這個不要臉的傢伙……。」

「你吃够了？哼！骨頭吃進去，肉倒胖起來。」伯道在牀上翻了個身，順手把烟盤裏的小油燈點亮。雖然不抽烟，那星星的火光似乎在提起他的精神。「你姓李的嫁到我張家來了之後，那天苦了你，不是一天胖一天？要不是你替我在瞎愁，早已胖得叫你中風！」

「我到你張家來才胖？死不要臉的，看你一副鬼相，耗子眼睛尖下巴，兩根鼠鬚老鷹鼻，一生一世不會發財的窮相。」李氏一面哭，一面說，一面還在梳頭。

「那末你去偷個小白臉，看不中我這副臉蛋，去挑個看得中的。」伯道冷冷地。

「好，養不起老婆叫老婆去偷人，是不是賣了我的身子供給你抽大烟？」她不預備再說下去，用高聲的痛哭來發洩心頭的煩悶，可是，這煩悶又豈僅是一哭了之？

「得啦，得啦！你再高些聲音也沒有人理你的。五叔在最後一進，就是他會來說兩句話，看到你

這種瘋相，他也不會贊你一聲。你想幾位嫂子來幫忙，二嫂三嫂又不是癡人，早知你是撈不起的東西。姪男姪女更不必說。老實說一句：爲什麼你不生兒育女，好幫你替老子吵？」伯道這幾句話，多少對自己沒有子女有些不滿，他便把這件事去遏制她的瘋狂而增加她的痛苦。

「你這個絕子絕孫的……自己生不出兒子……你的子女都給你鴉片槍上燒盡燒絕了。」

「好了，我就把鴉片當我子女，我喜歡它，唉，我喜歡的子女就是它，我偏不喜歡你！」

李氏從來沒有今天那樣傷心與憤恨，便抱定消極的辦法，到房中去把箱子都上鎖，順手查點查點。昨天晚上又被他拿走了什麼沒有？抽屜一開，發現一條去年新做的夾被不見了。

「伯道，昨天你又拿了什麼出去？」李氏正顏厲色。

「……。」他不理不睬，對着烟燈閉上了眼。

「是不是一條新做的夾被又送當鋪？你這天殺的，已經做不起被鋪，還要這樣沒出息的偷偷摸摸，五天來，銅壺，綢被，短衫褲，花瓶，字畫……那一件不是你送進鴉片鋪？不要臉的，是不是把房中東西都弄光了便尋死？」李氏那雙伶仃小脚在他面前跳動，拍手敲桌地把一間小屋子造成很熱鬧的氣氛。

張伯道還是閉上了眼，一聲不作。窗外喜鵲又飛來亂叫，李氏心頭真是說不出的苦悶與憤恨，急急的：

「究竟你安的什麼心？自己餓死不能叫我也跟你同死啊！把被鋪都當了，明天連牀也要搬出去，哼，祖上還有些靈感，那五老頭子祇比你早出來十年，要是年紀大一點，很快地眼睛一閉，還不

是第一樁大事便要賣房子，我跟你一同睡破廟，一同對那盞油盞兒，哼！」李氏見他置之不理，更增添她的氣憤，把台上一杯涼茶，對準那盞油燈一潑，火是熄滅了，涼水濺到伯道的臉上，比打他一下耳光還要兇，竟敢把那寶貴的油燈弄濕，猛的跳了起來，直向李氏奔去，嘴裏夾七夾八的罵着。憑他骨瘦如柴的模樣，和胖胖的李氏相較，多少是難以應付的。張伯道狠狠地用手指到她鼻尖上：

「沒有看到你這樣賤貨……我老子的東西配你用水來濕滅……。」他用手揪住那沒有梳好的髮髻，向牀邊拉去。

她哭了！大聲的叫喊起來，亂跌亂打，在那祇有一層粗織的皮包骨頭上咬了一口，伯道忍不住痛，一放手，她便向前跌出去一兩步，想握住牀上的架子，不料額在牀上碰個正着，那嫩黃的皮膚上立刻滲出鮮紅的血來，可是，她並沒有覺得，還在大哭大叫。伯道却吃了一驚，忽忽突門而出，走近那月洞門口，早已站上了許多看熱鬧的人們：都是他們的姪兒姪女，五房裏偉才，和二弟那邊的點春與偉達等，尤其是沒有出嫁的堂妹張韻香，兩隻眼睛裏充滿着有趣與輕視的樣子，看見伯道出來，帶着俏皮的口吻：

「大哥，今天這樣早就出去？大嫂是不是又在哭她沒兒沒女？」

張伯道向她兩眼一瞪，心裏咒詛她一聲：「你這個嫁不出的老妖精，一生一世是活守寡！」

「又出了什麼事？」外面的哭聲驚動了後面一進，二太太周氏是一個十足講究虛偽的人，祇要這古老的宅子發生了一件較緊張的事——不，點兒大的事她也願意管——她一定很快地趕到出事地點，用她的說好說歹去解決一切事情，所以，大家都覺得周氏是一位好太太，而忘記了她的尖刻。「點

春，大伯母那兒又出了什麼亂子？」

「還不是跟大伯父在吵架，媽，你何必又趕出來呢？這些事情在我們家裏是司空見慣的。」點春很厭惡這個大宅子，連她的父親，哥哥都在內。她的一顆富有熱情的心田中，發覺了這宅子的人都是利害的衝突在對立，在敷衍着日常的生活。

「你們也得進去勸勸大伯母，何苦痛哭呢？這種天氣最容易生病，再加上一氣一急，難保不要生小毛小病。唉，無病不知有病苦，就像我前幾天閃了腰，連走路吃飯都不方便和不舒適……。」一面走進去，嘴裏的嚙嚙祇有她自己歡喜聽。

李氏知道小月洞門口有許多人在，更加把她的委屈在哭聲中傳達出來。在哭聲中，她開始訴述她要說的話：「不知那一世倒霉，嫁到這樣好男人。也不知張家前代造了什麼孽，生出這樣好子孫，鴉片，紅丸地把一家弄到這種地步……。」斷斷續續，那白麻布帳子上染了一塊鼻涕與淚水，好像對着牀正中那塊給煙燈燻黃的地方在示威。

「大嫂，這又何苦呢？」周氏拍着她肩膀。

李氏抬起頭來，那淚珠還在眼眶中滾動，額上一縷鮮血已凝成一片，周氏吃驚地：「大嫂，你頭上冒着血，血……。」

「血……。」李氏瘋狂似地：「我的天啊……。」她用腳頓着地板，年久失修，木頭給潮濕漸漸腐朽，像不勝其重的發出哀鳴。

點春首先進房來，她是給叫「血」的聲音所勾引出她的熱忱，見到上一代女性在這種環境下的痛

苦，懦弱和悲哀，同情地在面盆架上取了一塊毛巾，把冷水潤濕了，替李氏擦着，同時低低地安慰着，去遏制可憐者內心的恐懼與無聊的吵鬧。

「大伯母，額上碰碎了一小塊，塗上些傷藥就會好的。」

「你替我想，這種日子我還過得了？」李氏用一塊小玻璃片的鏡子照着，故意對一小條傷口作驚人的語氣：「大姐姐，你看，額上一大塊，是不是一個大窟窿？」

「明天去燒燒香，替他許願和退星宿。這種日子真是白飯都難吃，還要黑飯？」周氏跨出房門時，忽然想起缺少了一位主角：「大伯那裏去了？」

「這天殺的，想把我推死了好任他逍遙自在。他啊！還不是溜到外邊去……這天殺的……。」

古老宅子裏這種風波是常見的，假使沒有特殊的事情發展下去，幾分鐘之後就會重行見到那樣死寂，灰色，悲觀，缺乏生氣……把一所已失去光輝的房屋顯得陰沉沉地。要說再能聽到一些聲息的話，那李氏像唱山歌般的哭着，使同住的人們添上些平凡的笑話。

二

點春從李氏那邊回來，穿過小花廳，階上青草又是滿滿地一片綠色，海棠枯了，木香密密地沿着牆蔓延，濃春掩不住庭院的荒蕪，她似乎由李氏和大伯的吵鬧，再看到這些衰敗的景色，對於這勉強湊合在一起的家庭，發生了無限反感。她對着這片綠草在凝視，眼前像起了一層綠霧，遮住了前面的道路，呆呆地倚着破舊短欄子在凝思。

張韻香很快地拿了一個紙包穿過前面的長廊，一眼看見點春站着不動，不加思索地：

「點春，」韻香雖然是點春的姑母，但年齡大不到十歲，因為自己在以前鬧過一次退婚的事，使她感到提婚事是慚愧與憤恨。去年做三十歲大慶時，她恨恨地立誓不再出嫁，願意把她的青春和這所古老宅子一樣，同樣地受歲月銷蝕着。「爲什麼不去吃午飯？」

點春沒有聽到，她耳邊也好像有人在說話，告訴她：世界上有許多美麗的東西，這些美麗的事物是要挑破黑暗後才能見到。韻香跟她談話，她的神志正隨着幻想在飄蕩，游向白雲，散往草叢，身子是臨空飛出了這屋子，這苦悶的地方。韻香是個孤僻的人物，對人更是多猜疑，她感到點春沒有回她話多少有些緣故，很不自然地再說了句：

「點春，點春，你站在這兒……。」

「噢，韻姑叫我？」點春失神地：「韻姑叫我有什麼事？」

「你在那兒想什麼？小孩子家也有心事。」韻香的說話裏帶有笑聲是使人聽後覺得難受的。

「沒有什麼，沒有什麼——我不過看到院子裏太蕪亂了，想揀個星期日，叫才哥達哥等大家來整理，也好叫這個家庭有些春天的氣息。」點春最怕的就是這位多話的姑母，便很快地說了一大堆話去阻制她的打開話匣。

「真的，院子裏邊太亂……。點春，你知道……。」「韻香打開那個紙包，露出一件古銅的獅子，像是什麼地方的裝飾品，「你知道那個的東西？」

點春凝視着，她不敢猜測，想來又是韻姑的新發現，便恭維似的：「是不是姑母那兒檢到的？還

是剛從那兒取來？」

「告訴你，剛才伯道哥和大嫂吵的時候，我站在月洞門口張望，實在給大嫂的怪哭怪叫使人難受，我就先走了。不料走到轉灣處，那牆邊的一塊石頭旁，放了這個紙包兒，原先我疑心誰的一包廢物，用腳去撥了一下，硬硬的，打開一看……。」韻香防有人來，連忙把它包好，「我像那兒見過這東西，點春，你總記得起來！」

「是個鎮紙的銅獅。」點春像有意思加入這句話中。

「哼，又是伯道哥做的好事，除了他，誰會這樣下賤地做？一定那一天又上了後面堆藏書畫的後樓上去過。今天跟大嫂吵了，忘記了這件事便嚇跑了。我一定要拿去給父親看看，隔幾天不是都要給他在烟槍上送掉？」

「韻姑，不必再去麻煩五叔公了，他老人家知道了一定又要大鬧一次。這個家庭已經天天在打雞罵狗的狀態中過着，能够免些事，就省掉些麻煩也好。」點春最反感的就是韻香的挑撥是非，她很不滿的說了這幾句話，當然，足以使韻香難堪的。

「點春，你倒看得淡，你也噏過書的，難道把家產給子孫在鴉片裏燒掉是好的？」韻香憤憤地；

「我在家一天，我就看不慣這樣子。你們年輕人倒對吸鴉片，賣祖產的人同情，也未免太落伍了。」

「韻姑不是這樣說，我對鴉片，對遺產，都覺得是使人向下與墮落的東西。我勸韻姑不要和五叔公說，不過是免得這家中又是整天的吵鬧。以後把後樓門當心點兒，防着大伯再做這樣的事。反正家裏吵吵鬧鬧和我沒有什麼相干。」點春想多說也無用，無非使韻香對她不滿而以後增加些小糾紛，便

立刻變了語調：「韻姑，你也沒有用過飯？我站在這兒看看花草，連吃飯也忘了。」

「早吶，爸昨兒說今天上午去看個朋友，現在還沒有回來，中飯多少得到兩點鐘。」她說完後便忽忽地走開，在那小月洞門邊還張望一下，好像再希望有些新發現。

點春忍不住家裏的一切，她所見的，聽到的，接觸到的，發覺到的，都是使她對這居住的地方表示反感，甚至惡感。而父親張仲奇呢？却和大伯相反，謹慎慎慎的做些小買賣，對子女似乎沒有什麼情感，有時候竟把子女當作多餘的東西。譬如兒子女兒向他伸手要一個錢，不管是多是少，是正用或者無益的消費，他一定十分不痛快地教訓了一大頓，最好給他說過以後就算付出了錢一般。否則，從向他要錢起，到拿到了錢，不過後幾天見了面便提起那個微小的數目。她哥哥偉達有些地方很像父親，尤其是近幾年來，一天天走向熱心名利的道路上去。不過，比父親所特出的地方，便是有些地方肯化錢時，不惜整筆的大數目拿出去，但肯化錢的地方完全是出於自私的。點春對父親與哥哥都不大滿意，很想在母親那兒得到些安慰，可是，周氏對女子也永遠脫離不了虛偽，尤其是女兒，嫁出之後便不能給她有什麼好處的念頭，早已深深埋在她心底。點春在這樣情狀下，她祇佩服三叔的兒子——偉才，同她一樣有反對這種家庭永遠存在的感覺，大家在空閑時就談起種種問題，都是能够幫助年青者的一代正常發展的。

點春慢慢地穿過長廊，看見韻香的背影還在前面搖幌，一定又和什麼人在撩天，十九都是背後在訴說別人的長長短短。她不願意再和韻香多說廢話，便在天井裏的花架旁一塊青石上坐下。

牆角有一盆已折斷的松樹，去年給老姨太的女傭人晒衣服時，不留心竹竿掉下打斷的。五叔公爲

了這件小事，便和老姨太太吵大鬧，簡直不像對兄嫂的樣子。說什麼折斷了松樹對家運是極不利的，甚至他連年的流年不好，都是給這些不如意的事所造成。其實，還不是爲了承繼這位孤獨的老姨太產業問題而引起這種無聊的風波？想不到被拋在牆角折斷的松枝也透了青，而且換了一種游龍矯鳳的姿勢，這在點春看來，多少有些新的啓示。

她呆呆地往沉思中去了。後面的腳步聲驚醒了她，回頭見是五叔公，很快地站了起來。向來她的五叔公最講究官場習氣，尤其是禮節，可憐他憧憬着做個芝麻荳官已有了二三十個年頭，永遠把這種期望是寄託在夢想中。點春便恭恭敬敬地叫了一聲：「五叔公。」

「點春，你爸回來沒有？」五老太爺很莊嚴似的。這是他無話中的一句必有話。

「爸近來不大回來吃飯。」點春爽快地。她明知五叔公知道父親在店裏忙不過來，而故意的向東說西。

「恒豐布店近來供飯？」

「唔……。」點春想走，但五叔公不走她先跑開了，一定又多一翻唇舌，便耐心地等着，希望少說話可使他早走開。

「今天的天氣可真好，像這樣天氣才能說是春天。我啊，今天一早便跑到縣公署去，那位新任的費縣長早就邀我去聚聚。剛巧前幾天我身子不大舒服，再則手頭也不寬餘，說句笑話，他是新任縣長，我多少要盡些地主之誼。遲到今天才去見他老人家，我便請他在西街口的狀元樓吃早點。一下子就化掉三塊多錢，唉，現在吃點心也比從前貴得多了。」五老太爺在天井中慢慢的踱來踱去，說話時

眼睛看着地上鋪的大方石，好像面前並沒有點春。

「五叔公和縣長談得來，一定可以乘此機會活動活動了。」點春從來不愛聽他的高談闊論，可是並沒有方法阻止。

「年紀又大，你的持平叔叔身體又不好，更幫不了我的忙，還有我寶貝的媳婦兒成天浸在藥罐裏面，肺病，肺病，我多少給他們的晦氣遮了旺財運。」

「昨天聽說有醫生來看過三孀的病，好像是很沉重，還是送醫院好，肺病會傳染的。三叔常處在一起，身體又不大好，免得……。」點春本想不提起這件事，她對五叔公扣住了錢，不好好地給他們看病，想用這幾句話打動他的心，但她早已預料到這幾句話很容易換到他的牢騷與痛罵。

「看病，送醫院，吃藥，我賣了祖上的房子給她當藥料還不够呢！本來兒子媳婦要我管飯已經說不過去，現在還要我管湯管藥。點春，你小學裏也畢了業，真的你也是洋學堂初中唸過的人，你將來嫁了男人也靠公公過日子？我想時髦的孩子總懂得這些，要不然……。」他兩隻眼睛從地上轉到點春身上，使她看到後覺得不安。「要不然……。」

「五叔公，該是吃中飯的時候，剛才韻姑已經來找您老人家過了。」點春抬頭向長廊那邊張望，真的韻姑和老姨太走了過來，「韻姑又來了。」

老姨太和韻姑一路上不知在講什麼話，似乎沒有發覺五老太爺和點春在這兒，點春便高聲的喊着，想解她的圍，實在她肚中也餓得慌了。

「韻姑，五叔公在這兒呢！」

「爸，」韻香想不到父親在這兒，「爸什麼時候回來的？」

「來這兒有半小時了。」點春搶着先說。

「點春，你媽在叫你吃飯，」老姨太很慈祥地，「我說你不會到遠地方去的，你媽猜你上街了。」

「老姨太，你飯用過了沒有？」點春很快地向裏走：「真的，媽又要說話了。」

「韻香，現在幾點鐘？」五老太爺平淡地問。

「快兩點鐘了。」

「你們飯吃過沒有？」

「沒有。」韻香叫老姨太也去吃飯，「老姨太，你不妨再上我們那兒吃一點。」

「今天吃素，這兩天胃氣痛沒有好，一碗飯都受不了。回頭我到你們那邊去一次，五老太爺什麼

時候有空？」

「老姨太，什麼事和我商量？」他不屑的口氣。

「還不是叫你替我收羣龍巷的地租，已經過期十多天了。上月我做做壽衣壽襪，拉下了三百元，

那兒地租一季也得一百多，……。」

「原來收羣龍巷的地租，好罷，吃了飯再說。」五老太爺不待說完，便向自己住房走去。「韻

香，快去幫張媽熱茶，替我加個青湯，少放些醬油。」

老姨太第五次聽到五老太爺這樣的回音了，她又不敢想起五老太爺是所居何心？前幾天託過仲奇去問問這筆地租的下落，結果有給五老太爺早已取去的消息。她看着這古老的家，看到這家庭中一羣

比她年輕的人們，想起了過去，淒涼陪伴着她的眼淚，潤濕了深深刻下皺紋的皮膚，替枯燥的雙頰上抹些水油。像一個已疲乏之極的老年人，她不願意再用將盡的氣力多走一步路，癡癡地，失神地，對着牆角那株已折斷而被棄的松樹呆想。

三

晚上八點鐘，月亮圓圓地照着小花廳的欄干，刻花的木格在地上描出清越而美麗的圖案，那荒蕪的院子給月光洒過一層銀粉之後，像換了新的面貌，給那些青年人一些新的感覺。

張偉才獨自躑躅，在寂靜的空氣中，他能辨別出全家在浮動的聲息，由微細的聲息中推想到各人的真面目：老姨太在昏燈下唸經，飛逝的歲月在陪伴她。祖父一定對着任何人在發牢騷，不惜用誇張的字句去描繪他平凡而又無聊的生活。父親的病體減去他做任何事的勇氣，而母親沉重的樣子做尖刃在剛他的心窩。大伯是毫無疑義在吸煙，襯上了大伯母的嘮叨，時常在引起小的衝突。而二伯又在撥弄着算盤替自己打算。偉達哥近來的性情改變多少能影響他的生活。韻姑的心理變態促成她做一個多嘴而惹是非的女人。祇有點春妹，能够在黑暗的環境中講幾句痛快話，痛快地做一點希望中事業。

偉才倚着欄干沉思，月光在洗滌着他的思潮。隱隱地好像有腳步聲從月洞那邊走來，他以爲是點春，今晚預備趁皎潔的月光談個痛快，想低低問一聲：是不是春妹？腳步聲從月洞門那邊漸漸更近花廳的長廊，點春這樣晚不會再到張伯道的房裏去，況且那邊角門自從前月鬧過賊偷後，一到七點鐘便關斷。正在疑慮的當兒，忽然有一個影子在轉角處一幌。本來，這所古老的屋子在那般年老者迷信神